

自序

一个远距离的自我观照

窗外正是凉凉阴雨天，远山开始有些迷蒙，这样的天气，檐下绿荫阳台正合变作我书房。绵绵细雨飘在风中，黄腹太阳鸟啾啾啼鸣，伴我书写一个美景良辰。

现在它的啼声变得多么温柔，尖音细细碎碎，如银铃般清脆，娇嫩而惹人怜爱。大概因为雨停了，和风轻轻抚弄羽翼，它的感觉和我一样沁心舒爽。然而，早上山雨欲来未来之际，两只太阳鸟攀附高高的藤蔓枝头，张望残云风卷，鸣叫得极为嚣张，它们齐齐拉大嗓门喧嚷得厉害，我凭栏问道：到底你们叫嚣些什么？到底是开心、亢奋？还是斗嘴、争吵？抑或情急厉声呼唤族类：“大雨来啦，快快飞来这里避雨啊！”

不知道它们是否听懂我的问话？即使听懂了回答了，我自己也未必明白。

而我总是自在欢喜的。宁静致远，因为心静，感觉足以和大自然一切生灵对话。喜欢目前的生活状态，每当沉思冥想读书写作时，总有妙曼鸟声陪伴，生命之醇美、岁月之静好，常氤氲在清风鸟语中。

喜欢书写，因为喜欢寂静；喜欢冥思，所以喜欢书写。写作，长久以来已成为一种和内我无法分割的生命元素。除了是抒发情感、舒缓神经的一种媒介，书写对我来说，也是一种享受孤独之美的方式，一种寻找自我和寄托心灵的过程。

因为孤独，可以自语；因为孤独，得以沉湎于和自己独处之中；因为孤独，可以挖掘心灵深处的隐秘和精致。孤独是一种美，因为尘嚣之中，我听到自己内在的声音。

孤独，并不是形体的孤独；孤独，但不寂寞。因为和自己内心对话、和宇宙万物对话，生命变得丰富饱满，情怀于是悲悯感恩。只有在孤独的时候，才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，心灵的独白，也往往成就我写作的泉源。

爱上写作，大概已有半世纪。多年来从没停笔过，但我也是一个疏于自律的人，至今只出版过两本个人集子。1985年的《我心深处》和2007年的《刘培芳散文集》，转眼已是30年和8年前的事。

朋友常问我为何出书量那么少。也许太懒散，也许兴趣太多太杂，也许因为我是个过度自我否定、却又自我要求太高的人，总是对过去所写觉得不满意，更质疑自己作品留存的意义。

如今得到八方文化创作室的支持和鼓励，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和调整自己心态的驱动力，于是决定好好整理和筛选多年积累的作品。收集在本书的文章，主要是近年在《联合早报·四方八面》“薰衣草”专栏所写的散文随笔，另外也包括一些完稿后未发表的篇章。其中包括对社会现象和寻常生活的观察和感悟；对土生土长岛国的深情与关怀；异国行脚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思；从各种有趣人物的经验与特质所得到的启迪；过去

新闻采访工作上的点滴回忆以及对柬埔寨民族命运的关切与反思。

如今反复重读，好像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岁月，重新梳理曾经在这些流逝岁月中悄然凝铸的情感与思维，竟然有了一个从远距离自我观照的机会。

书名《当柿子遇上提拉米苏》疑似无厘头，本意仅在逗趣。柿子和提拉米苏两者毫不相干，却在我一次国外行旅中铸成一桩奇遇。齐白石爱画柿，说“事事太平”。而柿子在我手中，却酿成一件“柿柿不太平”的糗事。当时率性下笔成游戏文章，只为生命旅程留下一段趣味记录，也许并无重大意义。但人生在世，其实无需时时刻刻都文以载道、主题先行的是吗？

人生无需太沉重，写作不也如此？一如窗外鸟语啾啾，和写作无关，也有关。